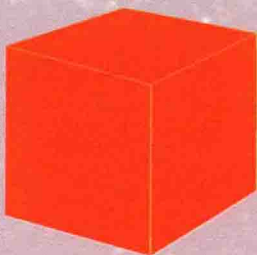


TALK

WITH

MEMORY

总有一群人，会成为你回



我去

1992

家庭装 / 著



出版公司

1992 我去



家庭装 /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去1992 / 家庭装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7.8

ISBN 978-7-5596-0149-0

I. ①我… II. ①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9496号

我去1992

作 者: 家庭装
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
责任编辑: 龚 将 夏应鹏

特约监制: 林 丽

策划编辑: 张 斌 宋亚芸

封面设计: 杨祎妹

版式设计: 徐 倩

营销统筹: 章艳芬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26千字 620毫米×889毫米 1/16 16印张

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0149-0

定价: 39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目
录



春天的婚礼

篇一

清 晨 _002

中 午 _013

晚 宴 _021

夜 _032

云中谁寄锦书来

篇一

探 险 _044

寄 信 _052

笔 友 _063

爱 人 _072

考
试

篇二

选择题 _084

填空题 _092

附加题 _101

标准答案 _111

离别的你我

篇四

查 分 _122

放烟火 _131

吃早餐 _140

踏 青 _150

流水席 _160

会有时

篇五

披 风 _172

大 雨 _180

晚 安 _190

醒 来 _200

番外 花小枝 & 王小川外传 _209

篇 一

春天的婚礼

我想或许在很多年以后，
再回想起那个细雨绵绵的南方清晨，
也许，
并不会再有什么特别的记忆，
除了那一句：傻 ×。



清 晨

那天花小枝很漂亮，用李小宏的话来说：花小枝该不是整容了吧？

花小枝到底有没有整容，关于这个问题，我还是很有发言权的，毕竟，在花小枝坐在她家的梳妆台前开始化妆时，我就坐在一旁当监工。花小枝是极美的，化上妆之后却是极妖的，像是逼婚唐僧的女妖精。

周小昱在看完花小枝的妆容之后，发出了一声来自灵魂深处的疑问，他说：“你们猜今晚这位新郎官会被清蒸还是黄焖？”

对于这种突如其来并且没头没脑的问题，我是接不下话来的，谢小希在这方面比较有天赋，他说：“你们是说花小枝是只母螳螂？”这下，我是彻底接不上话了，谢小希在聊天方面比较天赋异禀，换句话说，节奏比较飘忽，所以我们都在等，花小枝化妆的手也停了下来。

“《黑猫警长》那集都有印象吧？”在短暂的停顿之后，谢小希说。没有一个人接话，气氛突然紧张了起来，周小昱点上了一支烟，李小宏下意识地挪动板凳，靠在了墙上。

“有印象吧？”谢小希提高了声调，很像《黑猫警长》里的一只耳。沉默。

本该喜庆的房间里，死一样的沉默。

或许，谁也没有印象。

但是，谁也不敢搭话。

“真的没印象了？”谢小希拍了一把大腿，接着追问。

周小昱手里的烟烧到了过滤嘴，烟灰结了老长，略有弯曲，就要断掉。周小昱要忍不住了。

“希哥，”周小昱说，“你他妈有病啊！到底哪集你不说，我们有个毛印象。”

如我所说，谢小希的节奏是很飘忽的。

那集《黑猫警长》是我们几个人一起看的。两只螳螂结婚，洞房花烛夜公螳螂却被杀害，甚至没有完整的尸体。黑猫警长查了一宿，最后把母螳螂给逮了。其实说实话，当时黑猫警长为什么要把母螳螂带走，我一点儿也没有看明白。我记得当时我们几个人都很惊讶，内心的独白应该是：原来母螳螂是凶手！但是，好像没有人问为什么。

这个问题在我心头萦绕了很久，久到我已经把这个问题给忘记了。

周小昱把烟灰弹向谢小希，又点了一根。谢小希跳了起来，险些把他身后的李小宏撞倒。李小宏顺势套了谢小希一脚，谢小希就趴地上了。

“母螳螂吃公螳螂那集？”李小宏问躺在地上的谢小希。

“啊！就是那集，头都吃没了。”谢小希换了个姿势，一点想要起来的意思也没有。

“那个，其实，我想问，到底那只母螳螂为什么要吃它老公呢？”周小昱深吸了一口烟，语气深沉，眼神深邃。

“也许，是因为，不太和谐？”我说道。

听我说完，李小宏当时就跳了起来：“这也可以？太狠了，连个磨合期都不给？”

“你个处男，闭嘴。”谢小希吼了李小宏一句。

“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呢！大哥不说二哥，你也闭嘴，”周小昱吼了他们俩，“到底是为什么，谁能告诉我！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！”

气氛又陷入了沉默。

谁也不知道答案。

突然，花小枝开口了，她说：“是因为饿了。”

母螳螂在新婚之夜，因为肚子饿，把老公吃掉了。这是我听过的最恐怖的故事。

周小昱的第二根烟又抽完了，他抽出第三根烟，放到嘴边又塞了回去。过了一会儿，他问花小枝：“那个，今晚要结婚那哥们儿现在在哪儿？”

谢小希也问了，他说：“那个什么，人和动物的习性是不相通的吧？”

李小宏忍不住也掺和了一句，他说：“那么，花小枝你现在要不要吃点东西，不然晚上饿。”

这种时候，如果我不问点什么，好像不太合适，于是我问道：“这婚，要不就不结了吧？”

“啪啪啪啪”四个问句之后，花小枝又停下了手里的化妆笔，她驮着厚重的礼服慢慢转过身，对我们说：“傻×啊你们！”

花小枝是个脾气暴躁，却又美艳的姑娘。

如同所有漂亮的女同学一样，花小枝也要结婚了。在2016年的这个春天，24岁的花小枝回到了家乡，要与一个我们谁也没有见过的异乡男人走上红毯，交换戒指，最后洞房花烛。

婚礼的酒店就在小时候放学回家的那条路上，那时还没有这家酒店。花小枝还有我、周小昱、谢小希、李小宏，每天放学就会沿着这条路回家，那时这还不是一条平整的柏油路，春天下过雨后，这里是泥泞的一片。

李小宏会用手捧起一把泥巴，假装要糊花小枝一脸，起初花小枝会提起裙子逃开，到后来，花小枝会脱掉她的凉鞋和李小宏对攻。最后李小宏会带着满身的泥巴回家，挨揍。到傍晚，花小枝的妈妈会在纳凉时

和李小宏的妈妈聊天，当李小宏的妈妈得知花小枝也是满身泥巴地回到家，李小宏会再次挨揍。

在我们长大成人的十多年里，那条路一直是那样。时常有装货的大车碾过，小水凼渐渐地变成大水坑。有一次周小昱喝醉了，在某个阴雨绵绵的春天，扒光了衣服跳进了某个水坑里。那时周小昱已经长到了一米八的个头，愣是在坑里游了两下，才摸到坑沿。最后他还举起了手，振臂拍起水面，像是赢了游泳冠军一样。我记得那天周小昱的裤衩掉了，直到炎炎夏日到来，才把那条裤衩找了回来。

至于谢小希，他和这条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。除了我实在看不惯他在雨天套鞋套，会偶尔使坏戳破他的鞋套。谢小希总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，不过他是一个很固执的人，固执到即使发现鞋套破掉了，也仍然要从书包里掏出透明胶带粘好。当然，他也是一个懂得隐忍的人，很多年以后，他以戳破了我很多个避孕套宣告复仇成功。我想，语文课本里那篇《卧薪尝胆》的课文，对他的影响应该很深远。

接亲的队伍，就是从那条路出发的。

因为新郎是外地人，花小枝的朋友和亲戚们凑了一支车队，充当新郎的接亲队伍。我借了家里的车，谢小希则开了他那辆破吉普。周小昱就更加夸张，干脆把单位的巡逻警车开了出来。其实这也没有什么问题，毕竟整个车都装饰满了鲜花，贴满了喜字。

车队驶到一半，谢小希在对讲机里说：“小川，我真想这条路还是烂泥路，我开这吉普滋你家车一身泥。”

“不用这么麻烦，你现在踩脚急刹，我立马钻你车屁股。”我在对讲机里回他。

“我急刹，你怼我，大哥那警车怼你，这责任算谁的？”

“不怕，先怼再说。”

“嘿嘿，我就开个玩笑，真怼了花小枝不得怼我啊？”

“那就别废话。”

这个时候李小宏在对讲机里说话了。没错，那时坐在周小昱警车副驾驶位的李小宏，成了推动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。他说：“我们几个每次走这条路，总要出点什么事情，我觉得吧，今天不寻常。”

李小宏的话音刚落，整条路上响起了警笛声。空气里还带着薄薄的雾气，路旁的树叶在微风之下沙沙作响。我感觉整个车队都很紧张，因为警笛声没有变弱也没有变强。

“大哥，这玩意儿怎么关掉？”对讲机里响起了李小宏的声音。

“×，让你手贱！”周小昱的话音刚落，在我车后的他已经开着警车蹿了出去。

“大哥，你告诉我怎么关不完了吗？非得这么甩我甩吐了啊！”

“刚才蹿出去那车车牌号看清了吗？”

“贵A·GE258。”谢小希在对讲机里喊。

“那车他妈有问题，警笛一响就蹿出去了，你们先去！我逮他！”

“大哥！”李小宏突然在对讲机里喊了这么一句。

“说！”

“能靠边先放我下去不？”

“×！”

周小昱最终还是没有把李小宏放下车，我想如果周小昱真的追到了那辆车，那辆车上的人真的有问题的话，警局是不是会考虑送一面锦旗给李小宏。周小昱的车蹿出去没多久，谢小希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来：

“小川，你说我们是不是也……”

“追！”话一说完，我也拨转方向盘，蹿出了车队。

“有魄力！大胆地去追！我，殿后！”谢小希的声音像打了鸡血一样。

“殿你个头啊！赶紧追！”

就这样，三辆车头装饰着鲜花的婚车风驰电掣般飞驰在不算太宽的道路上。其实那辆可疑的车辆究竟值不值得去追呢？据我所知，周小昱不是那么爱岗敬业的人，更何况，今天还是花小枝的婚礼，我们的使命是热热闹闹地去接亲。我不知道此时坐在家里的花小枝作何感想，但是头车里的新郎脸色应该不是很好看的。

终于，在高速的行驶中，手头不太闲的李小宏问出了我们都想问的问题：“大哥，这车难道你认识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

“那你追他干什么？”

“他可疑！”

“大哥，恕我直言，你他妈有这么敬业吗？”我实在忍不住问了周小昱。

“并没有！”

“……”

我想，可能那天周小昱看见了他们领导的车也在那条路上，所以想要积极表现一番。可是私用巡逻警车来做婚车这事又怎么算呢？总之，那天清晨的周小昱显得很不正常。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：巡逻警车上的东西，别瞎摁。

我印象里那天我们追出去了大概有二十多公里，在柏油路汇入县道的衔接路段，我们终于停了下来。我和谢小希下了车，看见李小宏趴在车窗边吐了，吐得昏天黑地。李小宏一边吐一边还不忘口含唾沫星子地对我们说：“那么直的道，非开得像跑秋名山一样，妈的，赶着送豆腐啊！”

周小昱下了车，望着前方已是泥泞不堪的县道，点了一支烟，顺带看了一眼手表：“你们说，半路追凶这话，花小枝会信吗？”

“追到了，信；没追到，不信。”我说。

周小昱叹了口气，接着问：“那说李小宏半路突发羊痫风，我们送他去医院，信吗？”

“这么说搞不好可以。”谢小希说着忙掏出手机，拍了两张李小宏的呕吐物。

“你恶不恶心，你得拍人。”说着周小昱也把手机掏了出来。

“拍个屁你们！”李小宏大手一挥，差点拍掉了谢小希手里的手机，“如果花小枝不聋的话，她应该已经听说我们几个往哪个方向跑了，如果凑巧她也不傻的话，我他妈发病了你们给送去乡镇医院啊！”

“市级三甲医院！在那头！”李小宏指着我们来路的方向，声音沙哑得像是没完没了抽了一晚上烟还嚼了一晚上巧克力。

当时周小昱走到我身旁，悄声问我：“你说小宏这性情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？”

“不知道，”我说，“搞不好天生就是这个德行，小时候不显，说不定上大学这些年什么人把他那个开关给开了。”

“开玩笑，”周小昱看着晕晕乎乎的李小宏，“卢小菲这么多年都没找到那个开关。”

“这谁说得清楚。”

我和周小昱正闲扯着，听见李小宏的电话响了。李小宏看了一眼手机屏幕，把电话递给了周小昱，周小昱不接，他又递给了谢小希，谢小希也不傻，最后他决定开免提。

“人呢？”电话那头问道。

“人还没抓到。”周小昱说。

“我是说你们几个人呢？”

“追凶！”李小宏说。

“半个小时，你们不来我不走。”说完，电话就被挂掉了。

李小宏如释重负，把手机揣进了兜里。“走呗！”他对我们说。

谢小希嘿嘿地笑了起来，钻进了他那台破吉普里，我也赶紧上了车，第一时间把车门锁了起来。在李小宏进谢小希的吉普车不成，走向我的车时，我发动油门第一个掉头开了出去。我听见谢小希在对讲机里说：“大哥，宏哥他刚才诋毁你，我要是你，就让他感受感受什么叫风驰电掣。”

“秋名山送豆腐的怎么了？送豆腐就没尊严了吗？宏哥吐了，豆腐也不会散！大哥你说是不是这道理？”说完，我看见周小昱刚摁下对讲机按钮，却被李小宏一把抢了过去：“你们两个没人性！”

“我也没人性，你别坐我车。”周小昱在旁边幽幽地说了这么一句。

“哎哟，坐警车安全，我跟大哥混。”

“别，你坐他们的去。”

“他们俩领驾照才多久啊！我坐大哥的，安全！”

“我的证是假的。”

“真的假的啊？”

“假的。”

“我就说嘛，好歹是个正经公务员，怎么能办假驾照。”

“是真的假的！”

“那你找个塑料袋给我，我怕待会儿又要吐。”

“储物箱里，自己拿。”

“这怎么还俩洞啊！”

“套犯人的。”

“.....”

在回去的路上，我在想，周小昱也许是紧张了。他既不是新郎，花小枝也不是他的前女友，但是他紧张了，可能比他自己结婚还要紧张。谢小希和李小宏也许也是紧张的，只是他们还没有表现出来。

而我呢？花小枝是我的前女友，我该怎么去面对这场新郎并不是我的婚礼呢？

更糟糕的是，我还是花小枝指定的伴郎。

或许我该没心没肺地这么闹下去，等这一天过去，一切一如往常。花小枝会和她新婚的丈夫回到北京，过着外人看来甜蜜的生活。周小昱继续在他的岗位上摸爬滚打，没准儿几年过后就成了处级干部。谢小希继续倒腾他的破烂生意，也许几年过后，破吉普会换成体面的大切诺基。李小宏会继续回学校念他的博士，也许最终留校成为一名大学教师。而我呢？继续回到上海，开始没日没夜地工作，以期在偌大的城市里过上并未有所规划的生活。

我想起在接到花小枝婚礼请柬的当天，我和她通过电话。

她当时问我：“工作还愉快吗？”我回答她：“不愉快。”她又问我：“上大学的时候愉快吗？”我回答她：“也不那么愉快。”她最后问我：“什么时候是最开心的？”我回答她：“其实小时候咱们一帮人过家家的时候最开心。”

我没有忍心对她说的是，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应该是那些期望了、计划了，却最终没能去到的日子。

那天她说，她要结婚了，我说：“我知道，恭喜你。”

她问我是否会来，我说：“我会，带着大红包。”

其实，我也就是在婚礼的前一天夜里才回到家。那晚是周小昱开着巡逻警车去机场接的我。我已经有两年没有回过家，机场也改建成了两个航站楼，像是任何一个城市的机场一样，有T1有T2，或许有一天会修到T3和T4，不过早在T2的时候，就与我无关了。

那晚周小昱穿着一身警服，腰里别着根警棍，我开他玩笑，问他是不是地勤，他笑了，说如果飞机晚点他就准备扔下我不管了，晚上打架打得热闹，警力不够，不光警力不够，警车也不够。

我问他：“被查着了要挨多大处分？”他说：“处分倒不至于，就是烦人。”周小昱问我去不去整两杯，我问他：“醉着执法也可以？”

他说：“那样执法效率更高。”我说：“算了，你工作要紧。”

他问我是不是直接回家，我说先送我去找花小枝。他说原来不是因为他工作要紧，我说那我陪着你去逮打架的开开眼。

他说：“花小枝明天就嫁了，你他妈怎么还有心思看打架。”我说：“那你说我去哪儿，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你应该买两瓶原浆米酒，然后跑到高中的操场喝得酩酊大醉，最后错过花小枝的婚礼。”我说：“那我不光份子钱亏了，机票钱也亏了，你的处分也白挨了。”

周小昱最后说：“你怎么那么没心没肺。”

我想我是没心没肺的。

那天夜里的风很清爽，一如很多年以前校园里散步时的印象，不过此时我的身边是五大三粗的周小昱，并不是灿烂如花，笑起来眼睛能容下世间所有美好的花小枝。究竟我和花小枝是如何成为现在的样子的？我是一点儿头绪也没有。或许周小昱能给我一些头绪，所以我问了他。

他递给我一支烟，正准备点火，却突然眯着眼，表情狰狞得像是毒瘾发作的病人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问他。

“有的事情啊！就是不能憋着。”说着他开始伸手过来掏副驾驶座上的储物箱。

我突然觉得周小昱这句话很有深意，如果当初不是因为互相置气，或许明天牵着花小枝走红地毯的人就是我。我不知道这样的想法是好还是坏，但至少证明，我并没有忘记花小枝。那些两个人窝在被子里畅想过的生活，一直在我的脑海里。可是正如之前所说，我并没有对明天之后的生活有所规划，毕竟，那只是一个人的生活。

我还在怅然若失地胡乱想着，周小昱却从储物箱里掏出了一个家伙，像一个小型的迫击炮。

“这人啊，”周小昱说着，把迫击炮架出了窗外，“就是不能憋着！”

对面那孙子开大灯闪得老子火大，我忍他很久了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玩意儿？”我问他。

“照明专用灯，戴墨镜都不好使，照谁谁瞎。”

“先别闪人家了。”我指着周小昱的仪表盘问他，“你这仪表盘上的亮着的这个蓝灯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远光灯。”周小昱的神色凝固了两秒钟，最后他把迫击炮收了回来，启动了车。

“撤！”